

Meet Ma Ruonan
in the desert

此生你若为男又将
谱写怎样的传奇

此生我们虽为女人却活出了
上天赐予的所有人生精彩

献给所有为自己绽放美丽的女人

李玲玲／著

在沙漠里 遇见马若男



在沙漠里 遇见马若男

李玲玲 /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在沙漠里遇见马若男 / 李玲玲著. — 北京 : 九州

出版社, 2017.9

ISBN 978-7-5108-5955-7

I. ①在… II. ①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39444号

在沙漠里遇见马若男

作 者 李玲玲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 (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北京天宇万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6开

印 张 4.5

字 数 87千字

版 次 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5955-7

定 价 36.00元

在沙漠里遇见马若男

剪不断的是命，

理不清的是缘。

刻骨铭心的故事，

忘不掉兜转的情。

你说你的生活就像那广阔无边的沙漠，而你就是沙漠里生存的仙人掌。在那炙热和孤寂的沙漠中，你活出了自己。每当大风卷起那些沙土埋没你微小的身躯，你不卑不亢。就算没有人给你浇水，你那扎在最深处的根基总是可以汲取那生命的源泉。你的存在带给了那些路过沙漠绝望的人们对于明天和未来的希望。

此生你虽未为男，但是你却胜于男。

致敬一个伟大的老朋友

2017年4月8日

马若男出生于1990年7月1日午时11点，当她都来不及跟这个世界打招呼的时候，她就被他的父亲老马放在了竹筐里，大大的竹筐下面垫了很多棉被。马若男就躺在那个棉被上然后手舞足蹈。老马给马若男包裹了厚厚的棉衣，然后在竹筐上盖了一层布。接着就跟接力棒一样，马若男感觉到的是一摇一摆的晃动，以为是老马在摇着竹筐故意哄自己睡觉。于是她合上了她的眼睛，接着沉睡过去一无所知……

目 录

童 年 / · 1

碎 片 / · 6

七 岁 / · 13

失 忆 / · 16

遇 见 / · 20

叛 逆 / · 24

幸 福 / · 29

长 大 / · 32

叶佳妮 / · 36

十八岁 / · 43

选 择 / · 47

心 事 / · 51

徐敬欢 / · 54

死 亡 / · 58

爱 情 / · 62

阿 娇 / · 67

毕 业 / · 72

同 桌 / · 84

拯 救 / · 89

固 执 / · 97

再 见 / · 104

初 恋 / · 110

杨 果 / · 116

感 恩 / · 123

缘 分 / · 130

童 年

刚认识马若男的时候我们刚学会说几句话，走路还不怎么利索。于是我们之间就用只有我们听得懂的咿咿呀呀来交流。我父亲是村支书，我母亲总是不管到哪里都围着做饭的围裙，那个围裙很肥很大。我家的房子就在马若男家前面。我父亲很喜欢马若男，总是把我们家好吃的给马若男家里送过去。马若男的父母都是农民，父亲个子不高，黑黑瘦瘦的。她的母亲胖胖乎乎，个子也高，嗓门很大，前后屋都能听到她和她老头的争吵声。平时很少见他俩在外面说话，她父亲总是嘿嘿几声就算是回答了别人的问题。对了，我比马若男大 21 天。

有一天，我母亲躺在床上动不了了，父亲神秘秘地把门锁起来，还把我爷爷奶奶都叫过来了，还有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婆。他们围着我母亲，我在地上趴着舔地上的土都没有人注意。后来门外传来好多人的喊叫声，门被外面的人使劲地敲着。再后来，我奶奶去开的门，那一帮人闯进来把我母亲给抬走了，还把我父亲揍了一顿。再后来，我被我爷爷抱到了一边，他把我眼睛遮起来，再后来我不知道了……

等我三岁的时候，我父亲一直在照顾着床上的母亲，我母亲都不抱我了，甚至都不下床，而且嘴巴里不知道在说些什么，我和马若男也见面少了。她父母倒是经常来我家，经常给我家

送他们自己种的菜，还有他们养的鸡下的鸡蛋，马若男有一个哥哥和姐姐，她姐姐总是背着她，一边哄着她睡觉一边做饭，有时候是洗衣服，或者是扫地。总之她姐姐很勤劳。她哥哥很少在家，经常出去一身泥巴回来。

等我五岁的时候，我父亲头发全部都白了，我父亲有一天告诉我：我母亲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很长一段时间回不来了。因为记忆里都是我父亲照顾我，所以我对母亲的概念很少，我想走了就走了吧，反正我现在也不想她。所以家里就只剩下我，我父亲。还有马若男。从我母亲去了别的地方一直没有回来之后，马若男就经常待在我家，我们两个一起吃饭，一起在我父亲面前淘气，一起玩弹珠，一起数星星，偶尔还一起一张床睡觉。然后马若男的姐姐去上学了，她哥哥也上学去了。她父母起早摸黑地要去田地里干活。我父亲抽着烟，每天坐在屋子前面看着我们两个，不过也几乎看不住了。马若男很招村里小朋友们的喜欢，她已经会开始指挥我们这些跟屁虫了。她外婆的房子就离山一百多米，山上有我们村里所有村民自己种的各种水果：桃子、杨梅还有我最爱的琵琶。这些都没什么特别的，马若男最厉害的就是跟着她外婆上山砍柴时学到的知识，知道哪些野果子可以吃，甚至哪些山茶花的品种可以吃。反正我不会，总是跟着我们的阿波也不会。还有那个小兵更是个笨蛋。

马若男的外婆姓李，非常和蔼可亲，有可能是因为我都没有见过我外婆的原因，所以我特别喜欢去她外婆家蹭饭。李婆婆总是笑呵呵的，会给我糖果吃。那个时候糖果很少，但是李

婆婆都会省下来给我和马若男。她的外公时常在河里捉一些小鱼回来，李婆婆会做很鲜美的鱼汤，汤里有几块鲜豆腐，还有葱花。我爷爷奶奶只会煮米饭，还会些最简单的青菜，不好吃而且又没有味道。我很少见到马若男的爷爷，她爷爷很高很高的个子，看着像老师。每次都是匆匆忙忙地就不见了，她奶奶从来都没有露面过。

我们很喜欢去山上玩，尤其是在刚刚上山的拐角处有一片种了很多橘子树的地，那一片地属于我父亲，橘子树整整齐齐地在一边，旁边有一个小道，小道进去有一片大树林，我们年纪小叫不出来树的名字，每棵树需要三个小朋友手拉手才可以抱得过来，这些树是我们仰头也看不完的高，树林里有一块绿草地，树林的对面有一处小瀑布，每天都有清澈的水在唱歌，我们可以在瀑布下面的小溪里打水仗，捉小鱼，还有好多蝌蚪。马若男的外公给我们在树林里做了两个秋千。于是我们一起荡秋千，一起大声欢笑。夏天有时候困了，我们就躺在草地上睡觉，然后看见蓝蓝的天空和白白的云朵。这个是我与马若男的秘密空间，别的小朋友不知道。

有一天村里组织放电影，就在村里小卖部张伯伯的外面场地上，那是一片大空地，上面铺着大石板一块块挨着，说那个是村里干部给修的。我父亲都没有和我说过。而且他从来都不去那里。我一定会叫上马若男，还有阿波和小兵他们去看电影，那天晚上会是全村最热闹的。大人们自己带上家里的凳子，一排排坐着，前面的有些直接坐在地上。我们这些小孩主要是去

凑热闹的，除了马若男会很认真地看着电影以外，我们几个男的主要是去张伯伯的小卖部买点零食还有就是玩小纸片。别的父母都会陪着自己的孩子来看电影，我不明白我的父亲为什么从来都不会来。

最早知道什么叫作电视机的时候是我六岁那年，小兵家里又放鞭炮又摆酒席地庆祝，全村的人几乎都被邀请过去了。说是小兵的父亲在北京做了点小买卖发家了成了百万元户。我们对于钱没有概念，不知道大人们嘴里说的百万是多少钱，反正我们是看到了一个四四方方很奇怪的盒子，而且那个盒子通上电再安装了天线可以放出人像和声音。小兵总是很神气地在我们面前炫耀那个盒子。他总是来叫马若男去他家看那个盒子。大概是因为我们村里女孩少，有几户人家有女孩就不错了，那些女孩又小气又无聊，谁也比不上马若男开朗大方又爱笑。所以村里的男孩都喜欢马若男。我就不高兴别人老来找她，尤其是小兵，有一次他又来，还非要拉着马若男的手，我拿起一块石头扔过去砸到了小兵的腿上。小兵在那里使劲哭，一个男孩哭哭啼啼的，让我很讨厌。后来小兵的母亲插着腰在傍晚时来到我家找我父亲理论，说我欺负小兵。我父亲没有吭声，突然马若男过来了，她说：“阿姨，我们是闹着玩的，如果你不想让小兵和我们玩，那下次我们都不找他了。”当时现场鸦雀无声……

梅雨季节过后该是采摘杨梅的时候了，那一个个杨梅又酸又甜。因为下过雨所以山上的路会滑些，大人们都会等过两天山路干燥些再上山去摘杨梅，然后再拿去集市上卖。但是我们

可等不了。马若男组织起来十几个小朋友，我们先去解解馋。每年都是这样的，我们就跟猴子一样敏捷地爬上杨梅树，爬得越高，杨梅个儿就越大。但是有一种杨梅虫，颜色和树一样，隐藏得很好，而且个头大的跟大拇指一样，专门吃杨梅和杨梅的叶子。身下有无数条腿，浑身长着密密麻麻的毛毛，那个毛毛其实很辣人，如果在身上爬过，你就会很痒，一片红肿起来。一般我们都不敢去招惹。可是偏偏有些小朋友就会很倒霉，有时候这个虫子会在树枝上掉下来。我们十几个小朋友里有另外三个女的，有一个叫溪溪的就很不幸运，我们都还在大口吃着杨梅并且往自己带的袋子里扔进去摘的杨梅时，突然传来了一个大声尖叫，溪溪的衣领上爬着一只特别特别大的杨梅虫，其他小朋友们都吓傻了，我也是。大家都愣着的时候，马若男已经不见人影了，过了一会儿溪溪的奶奶来了，先用树枝抖开了虫子，然后把溪溪抱下了树，溪溪脸色很难看。溪溪奶奶狠狠打了一下马若男的屁股：让你淘气带他们上山，就是个野孩子，没有亲父母带的野孩子。那次回去之后马若男有两天没有出门，她躲在她外婆家的楼上不下来。

碎 片

我叫马若男，这个名字是我奶奶给我起的，因为我父亲是家里的长子。他高中毕业，长得又威武又秀气，当时娶我母亲的时候我奶奶就嫌弃我母亲的出身不好，尽管我母亲是我外婆那个村里长得最好看，而且又是最善良聪明的女人。这个家我奶奶做主，我爷爷是老村长，但是因为有一个坏人想要欺负一户穷人家，想霸占这个穷人家一块田地，我爷爷没有同意。那个坏人给我爷爷设了一个套，邀请我爷爷过去喝酒，把我爷爷灌醉然后抓起我爷爷的手按了指纹。之后我爷爷自责就把村长给辞掉了。我爷爷一辈子都是个大好人，对谁都好。我母亲一直未孕，我奶奶在村里找了土方法换着各种药让我母亲吃下去，甚至我奶奶还去道士那里求来一道道符，把符烧掉在水里，一次次让我母亲喝下去。我母亲非常坚强，我父亲后来拿了点家当去广州开了个店面卖皮鞋，除了寄钱很少回家。留下我母亲和我爷爷奶奶住一起，她每天都要干农活还要收拾家里。

终于在我母亲三十岁的时候老天有眼让我母亲怀上了，我奶奶很开心，她看着我母亲的肚子说，尖尖的肚子一定是个男的。还找了算命的来看，也说是个男的。所以我奶奶有一阵子对我

母亲还是比较好的，尤其是怀孕前五个月，很少让她干家务。但是在那个时候我父亲在广州合伙做生意的那个朋友把我父亲给骗了，卷走了所有的钱，还让我父亲负上了债务，我父亲垂头丧气地回了家乡。我母亲就鼓励他让他重新开始，那个时候村里比较流行捕鱼行业，有一个福建的老板想要招一个渔船上的会计。我父亲学历高，所以很容易就应聘上了。福建老板还是很体谅人的，说等我母亲生了以后再让我父亲去工作，岗位给他留着。

还有一个多月我母亲就要生产了，就在大家都很欣喜若狂的期待中，我奶奶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她的要求是如果万一生下来的是女孩马上给送走，就说孩子没有保下来。必须要个男孩。因为那个时候计划生育查得很严，一户人家只能要一个孩子，所以这个孩子的性别对于我父亲的影响以及我母亲在这个家庭里的地位很重要。当时气氛很沉闷，我爷爷不同意。但是我父亲是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弟一个妹妹，除了两个弟弟已婚已经独立成家，其他两个最小的都还在家里，所以他得要给这个家一个最大的责任和支撑。我父亲同意了。母亲忧心忡忡地熬到了生产的那天，生我的那天天气非常好，没有一丝风，天上的云就跟商量好了一样组成了一幅画。但是再好的天气并没有阻拦住老天爷安排好的定数。一个白白嫩嫩的女孩出生了，一个1990年属马的女孩在午时11点出生。可是因为我是个女孩，这个永远也改变不了。所

以按照之前的决定，在我都还没有来得及和其他孩子一样需要称一下体重，我就被奶奶提前安排的那些人和事给悄悄通过一条小船送到了外婆家。

听我大阿姨说，我被送到我外婆那里，再由我外婆把我从湿答答的竹筐里抱出来时，我已经没有哭声了，我大阿姨早就把温好的奶粉喂我，但是我一口也吃不下去反而往外吐。我的脸被冻得苍白。我外婆急得直哭不知道怎么才好。还是我大阿姨使劲地拍我后背，然后再把我倒过来抱了一下，再给顺回来拍拍后背，突然哇的一声，哭声很响，我哭了，也会手脚乱动，然后就是使劲喝奶粉，我一下子喝了两壶。大阿姨说，这个孩子命大，以后一定会有出息。

我是以被捡来的名义在我外婆家安定下来，我的名字是我爷爷捎给我外婆的，意思是虽然我身为女孩，但是他希望我长大以后跟男人一样强大，巾帼不让须眉。

我外婆养育了五个孩子，我有四个阿姨，一个舅舅。我舅舅最小。在我到来的时候，还有两个阿姨和一个舅舅都没有独立出去，我母亲是排行第二，后来我就被我大阿姨带到了她家，她嫁给了我外婆指定的一户人家，在同一个村里。离我外婆家只隔了几百米。那个男的当过兵，人很老实，而且又能干。我外婆是个很简单善良的人，因为这户人家之前帮过我外婆，所以想都没有太多想，就替我大阿姨定了这门亲事。我在十岁之前都叫我大阿姨妈妈。叫我大姨夫爸爸。村里的人们都很善良，没有人揭穿过我的身世，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我有一对非常

溺爱我的父母。我还有整个村子里陪我一起长大的伙伴们，尤其我有一个最好的好朋友，他叫萧毅。

萧毅就比我大 21 天，他父亲是村支书，就在我们房子的前面住着，我们村里的房子都是并排盖的，很有次序地前后排着，前后直接隔开了一条宽敞的路。每户人家房子前面都有自己的一个用石板铺的小场地。我和萧毅从我们才 7 个月大的时候就一起在他家的小场地上跑来跑去满身灰和泥巴。因为我父母田地里的活很多，我上面还有一个比我大十岁的姐姐和一个比我大五岁的哥哥，要上学还要吃饭穿衣，我父母的压力很大。所以一天到晚就是干活干活。我几乎是我姐姐把我背着长大到四岁的，她力气很大，背着我还能做饭、洗衣服扫地干各种家务。在我四岁的时候我母亲才让她去上学，我哥哥一直是不爱学习，老是逃课又淘气，基本不会帮我姐姐干家务。

萧毅的父亲是村支书，所以他家条件比我们家好很多，而且那个时候只有萧毅一个孩子，他父亲很喜欢我，一直想再要个女孩，有一次他还跟我父母开玩笑说想把我抱走由他来养育，大抵是因为怕萧毅一个孩子孤独，所以他经常到我家抱上我让我和萧毅玩。萧毅的母亲长得很清秀，人也好。后来她怀孕了，她总是穿上一个宽宽的做饭的围裙，其实是为了遮住每天大起来的肚子。听说本来想托人到外地去偷生，然后躲一阵子再回来。但是不知道是村里谁给告密了，尤其萧毅父亲又是村长，更加让那些人不放过这样的机会来发泄平时的嫉妒和变态的不

满。所以后来那些人集合到萧毅家把萧毅母亲抬到了医院做了堕胎手术。萧毅的父亲被撤了职。我们三岁的时候萧毅母亲身体越来越差，五岁的时候萧毅的母亲去世了，萧毅父亲这几年受这样的打击和操劳，三十岁出头的男人一下子头发全部白了，看着都让我很心疼。在我心里，虽然他没有成功地抱走我作为他的女儿来养，但是这些年他对我们家里很是照顾，我把萧毅家当作了自己的家，他就像我的大爸爸一样呵护着我一直到我五岁。

同样的复杂家庭背景影响下，我和萧毅感情从小就很好，在萧毅母亲去世的那天，我虽然不是很懂这些人情世故，甚至在我们那个幼小的心中都不明白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但是我知道从此以后他身边再没有一个可以疼他疼得比自己命还重要的女人了，所以那天我拉着他的手，我对他说：小毅，长大了我一定嫁给你，我会像你母亲一样对你和你的父亲好，我要好好地照顾你们，我们永远都在一起。

村里男孩多，女孩少，像我这样成天和男孩在一起嬉闹的假小子女孩就更少。我倒是挺喜欢一个叫溪溪的女孩，她大大的眼睛很少说话，就是爱笑。有什么好玩的我几乎都会叫上她，小兵家里很有钱，还有一个会说话会放图片的大盒子叫电视机。他总是跑到我家里来炫耀然后非要拉着我去他家看电视，我不愿意，我不喜欢和他相处，觉得他太假。那天他又来找我，把我拉到马路上，萧毅看见了朝他扔了石头，小兵的腿被石头擦边过去破了块皮，他在那里哇哇大哭。后来小兵的母亲揪着小